

杨小邪发威

· 下 · 【台湾】卧龙生



杨小邪三部曲 (第三部)

版社

杨小邪三部曲（第三部）

杨小邪发威

下

【台湾】卧龙生
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 05 号

杨小邪三部曲
(第三部)
杨小邪发威
(上、中、下)
〔台湾〕卧龙生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8印张 6插页 650,000字
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

ISBN 7—5360—1678—6

I·1480 定价:(上、中、下)29.80元

十三

阿四道：“不必说，一定是小丁了！”

“小丁？”小邪已呵呵笑起，“女孩人家叫这种声音？”眼光已瞄向祁倩，瞄得她困窘低头，好不自在，小邪方自哈哈黠笑，转向祁钰，“七层王，本帮主俗事太多，不走不行了！剩下这些小事就由你去办，我走啦！”

说着已掠往北方。

阿三、阿四亦招手告别祁钰及萧无痕，赶忙追上。

众人见三人消逝，若有所失一叹。祁钰交代一番善后琐事，亦遣散群臣已回宫。

城西一处较为幽雅客房，古朴窗轩嵌着不少山水字画，隐现文雅气息。

居中紫檀木椅已坐着一位七旬雅儒老人，慈祥容貌溶于皎洁眼神中，侠客风范在举手投足之间皆然显露自如。

欧阳不空气度自非寻常。

小丁含娇带怯立其身侧，一朵红云已映得娇嫩脸颊欲滴出水来。她仍为方才之叫声而感到窘涩。

不到几分钟，丐帮北京分舵主邓双鱼已领着阿三、阿四奔入雅房。

小邪乍见欧阳不空，目露喜色：“唉呀！老头！一别数年，风神依旧，坐起椅子还真像那么回事？”

欧阳不空含笑道：“比起你这通吃帮帮主，可就差上十万八千里，现在江湖只知有小邪，没有欧阳不空了！”

“这叫辣椒是小的辣！”

一阵轻笑，礼仪过后。小邪瞟向小丁，捉狎而笑：“你知不知道你的叫声很特别？”

小丁困窘羞红了脸：“老爷爷要我引你们出宫……别人又不会叫……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就叫了？”小邪哧哧笑道，“你在叫的时候，有人看到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还好没有！”小邪呵呵笑道，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的叫声很容易引起误会！”小邪谐笑道，“就像要勾引人家一样！”

“小邪——你太那个了！”小丁直跺脚，恨不得马上消失当场。

众人一阵轻笑。小邪甚为同情道：“以后要叫，到街上看到疯狗，踢它两脚就成了，省得引起误会！”

小丁不敢答腔，免得惹火上身。

欧阳不空见小邪“气”也泄得差不多了，才道：“最近收获如何？”

“甭谈啦！”小邪走前抓起几上热茶，灌了几口，“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就没一天好日子可过！”

欧阳不空含笑道：“像你这种天下第一的人，是永远不会寂寞的，反正都已上了贼船，何妨把贼给杀光？”

小邪瞪眼：“我哪晓得贼子会那么多？杀了十几年，还杀不光？”

“所以就要破斧沉舟，同归于尽，再借你的水功脱逃，这样就能奏效了！”

“你只知道破斧沉舟？也不想想你给我那把斧头有多烂，

那条船硬得比什么都硬！”

欧阳不空轻笑：“要是通吃小霸王杨小邪凿不穿的船，天下恐怕没有人能凿穿了！”

阿三自得而笑：“现在流行放炮，用凿就太慢了！”

“有何不可？我知道小邪不会一窍不通，硬凿到底！”

小邪被捧得心情也为之爽然，摆摆手：“算啦！十几年前就开始拍马屁，哄小孩，十几年后还用这招？真是不求上进！”

欧阳不空含笑：“这功夫没你教，我可进步不了！找个时间教点新招给我如何？”

小邪睨眼黠笑：“有的人天生资质就不好，不能勉强，否则会走火入魔的！”

阿四神气活现：“像我就已炉火纯青，无师自通！”

阿三奚落道：“光会拍马屁，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！”

“我就是喜欢拍！我就是喜欢放！”阿四不屑道，“你想吃，还得看我高不高兴嘞！”

阿三冷笑：“谁吃了准会中毒，一屁毙命！”

小邪叫道：“吵完了没有？吵完了就听听老头儿有何指示，他大老远赶来，好歹也该留点面子给他！没出息！光会吵！”

阿三、阿四已知小邪不耐烦，也不敢再吵嘴，齐往欧阳不空望去，想听其来此之目的为何？

欧阳不空淡然一笑：“寒玲赶至长白山，说什么‘黑血神针’再现，前些日子我在采药，是以耽搁了不少时间，如今风闻此事，只好匆忙赶来，我还得问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小邪道：“神针我已见过，假不了！如果飘花宫没丢，就令人难以瞎猜了。”

“宫中神针仍在，我临行前还亲自检查过！”

小邪道：“照此看来，只有从‘天灵教’下手调查了！”

他很快将碰上黑血神针及天灵教之出现大略说一遍。

欧阳不空频频点头：“天灵教很可能承续黑巾杀手，危害武林！却不知他们人数有多少？”

小邪道：“可能不会太多，因为他们个个武功高强，训练起来并非易事！”

“欧阳不空颌首：“该有此可能，我之所以找你来，是因为方才我追踪一名黑衣人，他的武功竟然不在我之下。实让人担心。”

小邪若有所觉：“那人还挟着一名黄袍中年人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小丁也道：“围在宫外丐帮弟子根本对他起不了作用。”

小邪喃喃道：“他会是谁？……老头，以你所见，他的身法是属于中原还是关外？”

“似乎是‘蜻蜓点秋露’这类绝顶轻功，该属中原武功。”

“这就麻烦了！”小邪道，“如若是关外功夫，倒也可以将他推给天灵教主，如今只好把他俩分开啦！”

阿三道：“他为什么要救走王山礫？”

小邪道：“也许上次在通吃馆救走他的并不是灵异掌令而是他了！至于为何原因，光是瞎猜也不是办法！等碰上了再说。”

欧阳不空道：“时下最重要是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出‘黑血神针’的秘密！能解开它，想必任何事情都可迎刃而解了！”

小邪摊手无奈：“从何解起？炮弹没打死他，围了一大群丐帮弟子也没逮住他，如今被他溜了，说不定就此缩头，再也不出现了！”

欧阳不空稍微黠笑：“又有何事能难倒你呢？”

小邪白眼：“每次都由我，我要你这个老头子有何用？”

“有用！我替你守京城，省得你东奔西窜，两头都落了空！”

小邪抽抽嘴角：“也罢！上了贼船，一辈子都脱不了身！”

欧阳不空轻笑：“放心！我会看得很好！”他问，“你准备从何处着手？”

“还有何处？回战场去打战！也好将我的‘发威大将军’发扬光大！”

欧阳不空愕然：“你不再追查神针下落？”

小邪道：“当然要追！从也先身上下手，一样能收到效果！”

欧阳不空不懂，众人亦不懂。

小邪解释：“王山礲串通了也先想造反，他也串通了天灵教，可是也先和天灵教过从甚密，现在只要痛打也先军队几回，包准逼得天灵教再次出现，除了这方法，我不认为你有更好的绝招？”

欧阳不空频频点头：“我老啦！还是年轻的管用！”

小邪白眼：“老还没关系，竟然到处乱抓人？乱抓也罢，你干嘛只抓我一人？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！”

“有这么严重吗？”

“没那么严重？”小邪叫道，“不严重，通吃馆怎会开张不到半年就倒闭三次？”

这问题不好回答，欧阳不空只好苦笑。

小邪瞪足了眼，才道：“你要守京城，就给我守好些！江山可是我的！将来要是出差错，别怪我以家法侍候！”

欧阳不空皱眉想笑：“什么时候又有了家法？”

“说家法是好听些，说国法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？”小邪耸肩自得，“江山是我的！国法可不讲人情！你自个当心！”右手一挥，森然道，“我一向是大义灭亲的！”

欧阳不空见他如此认真，也不敢怠慢，赶忙应“是”，以免

惹起小邪性子而玩真的。

小邪觉得他表现还算“合作”，已然威严笑起来，转向小丁，道：“你去弄个解朱砂掌之丹药，再派人送去给七层王，然后就留在老头身边！他年老病多！没你在身边，实在不怎么好活！”

小丁急道：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准备去打仗！”小邪大义凛然，“我要抛弃儿女私情！缝小小溪一直喊（风萧萧兮易水寒），壮士一去洗不再寒（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）！”

小丁被他逗得啼笑皆非。但方见面又要分手，愁怅又起，幽幽道：“那……等我治好你身上的伤，再去好吗？”

小邪双手如演戏般一耍：“身体之伤算得了什么？手痒时，不能揍人，那才痛苦！我现在正受着痛苦煎熬，只有马上赶去揍人了！”

小丁无奈：“唉！这么多年了！就没看你完完整整过，总会带点伤，叫人好生担心！”

小邪指向欧阳不空，邪笑道：“这要怪就得怪他，谁叫他从小把我打习惯？现在牛性已成，改都改不掉！好啦！你也别难过，受伤归受伤，我那一次不是活得好好的？时间宝贵，我还得赶去教训也先呢？”

小丁怅然道：“你多保重！”

“放心！”小邪谐谑而笑，“等你再次学狼叫时，我一定赶来！哈哈……”

众人为之一笑，小丁更加羞涩。

随后小邪已领着阿三、阿四会同萧无痕已奔往“大同”城，准备与也先一决雄雌。

大同总兵刘安早已知小邪一群人即将到来，马上令手下

准备接风。

果然不到两天，小邪众人已至。大大招待一番后，刘安已带往军机室。

长形桌面铺着地图，四边密封墙上亦挂了许多火炮和车辆设计图，几盏小臂粗灯芯之油灯散落四处角落，映照整室亮如白昼。

刘安坐于长桌一端，小邪、阿三、阿四和萧无痕及郭登分别绕着长桌而坐。

小邪好奇地看着桌上插满不少旗帜，又瞧瞧地图，觉得此图虽精细，但比起也先那幅，仍差了许多。

刘安粗沉声音道：“前天也先部队已挟持皇上想骗开宣府城门，结果杨将军拒绝了，现在正往大同行来，据报，他们须索大批金帛，以换粮饷，或者想掠夺足够金帛之后，退回关外，以便再次卷土重来。”

小邪道：“很好啊！这是正常打法！”

郭登道：“问题在于给与不给？”

刘安道：“给了以后，瓦剌军势必少去粮饷困缺之虑而继续作战，但若不给，恐怕对皇上十分不利和不尊！”

小邪毫不考虑：“给！为什么不给？”

郭登对其肯切之答覆颇感意外，道：“杨将军可有更佳之解释？”

小邪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？也先势必得到金帛而后始甘心，此处要不到，他还会往别处要，迟早会被他要着，这么多天以来，他都未有缺粮之困，可见粮饷对他来说威胁并不大，给点金银财宝，绫罗绸缎让他开开心，有何不可？”

刘安问：“你是说以金银换回皇上？”

小邪反问：“你以为他会放掉皇上这只肥羊？”

“他不会!”

“这就是了!”小邪道,“你都想过此问题,为何还要再问?”

郭登道:“既是如此,我们岂不白白吃亏?”

“吃亏就是占便宜!”小邪道,“反正这些东西迟早要给,倒不如爽快些丢给也先,也好让他疑神疑鬼,不敢轻举妄动!”

刘安道:“杨将军所用的是疑兵之计?”

“随便啦!先让他甜头吃吃,再要回来不就得了?”

郭登道:“如果要给,不如再来个暗夺,能将皇上抢回来,也算有了代价!”

小邪道:“也先也该料到此招,想得逞,恐怕不容易!”

刘安笑道:“谁人不知杨将军之神勇?只要你出马,何事不可成?”

萧无痕道:“小邪帮主,我们可以试试这方法!”

阿三得意洋洋:“何必试?保证手到擒来!‘发威大将军’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!”

阿四附和道:“对付蕃邦,小邪帮主最有经验!闭着眼睛放炮,照样可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!溃不成军!”

除了小邪,几乎所有人都赞成,逼得小邪无法逃避。

他无奈摊手:“好吧!要抢人就去抢!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抢得到!”

郭登道:“只有尽人事以待天命!谁敢保证必战必胜?”

阿四道:“本来小邪帮主敢保证,但此次他不怎么高兴,所以就不保证了!”

小邪瞪向他:“好好的事就是被你搞砸,还保证个屁?你少给我说废话!”

阿四不敢再开口,凭经验,他已感觉出事情当真被他搞砸了。

阿四不说话，阿三更不敢乱开腔，省得吃不完兜着走！
到底小邪又存何种私心？阿三、阿四和萧无痕已开始猜测。

郭登并未看出小邪表情之不对，只以为是年轻气盛所引起之必然现象。

他问：“杨将军你以为如何掠夺皇上较好？”

小邪道：“当然是愈靠近城墙愈好！”

刘安道：“也先狡诈非常，只要一靠墙，必会有所警觉！”

“所以我说不容易嘛！”

郭登道：“我们先献出金帛，然后再从侧面挟击如何？”

小邪点头：“胜算不大，任何方法都能尝试。”

刘安道：“就这么决定！到时由我负责献金帛，然后郭登参将和杨将军再从侧面伏击，如果成功，萧副将军准备断后！”

阿四道：“我负责火炮！最近愈玩愈有心得！”

刘安点头：“也好！只要轰得准，功效自不在话下！”

众人再详谈一些细节，随后已散去。

在墙头正门右侧。

小邪不停打着阿三、阿四头颅，骂道：“嘴那么多干嘛？光想求表现？逮什么皇上？你不知道我和他有过节？”

阿三、阿四两人苦笑不已，抱着头，不知该躲在何处方妥当。

“你们说，抢一个笨皇帝回来又有何用？我的江山迟早会丢在他手中！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们还对他那么有兴趣？”

阿三苦笑：“小邪帮主你怎么不给我暗示？我还以为你想发威，故作谦虚！”

阿四急道：“既然不救小皇上，我炮口对准他就是！人有失嘴嘛！要是当时你暗示，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！”

小邪打够了方歇手：“有小王爷在，我怎么暗示你们？还说我故作谦虚？实在太不上道了！”

阿三千笑：“以后我们会改进的！你真不救小皇上？”

“不是不救！而是时间未到！”小邪道，“你没听那祁钰说要等一个月？如果现在救回这小笨蛋，我的愿望就要落空了！”

阿三、阿四恍然。阿三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？这么重要的问题，我怎么给忘了？该打！该打！”

说着已不停敲向自己脑袋。

阿四道：“现在该如何补救？”

小邪道：“这件事又不好意思让刘安和小王爷知道，只有秘密行事，尤其是你的火炮，一定要对准我，只要我跌下马，救不回祁镇也是应该的！”

阿四已露笑容：“没问题！你放心去干吧！不过你千万别跑到火炮射程以外，否则我也爱莫能助了！”

小邪道：“等郭登截住祁镇，你就开火，然后我会故意跌下马，这段时间一定在火炮射程以内！”

阿三问：“你不截皇上？”

小邪道：“笨蛋才去碰他，要是从我手中溜了，回来可就不好解释！我可没那么傻！”

阿三甚有把握道：“小邪帮主你去吧！一切交给我好了！”

小邪再次瞄眼瞟向两人：“要是搞砸了，不小心将祁镇救回来，小心你们脑袋！”

两人干干直笑。送走小邪以后，已赶忙检查墙头火炮，以免出差错。

午时正，也先再次派遣军队试探性骚扰，复又驰回。

将近黄昏，滚滚金光中映出了幢幢晃动如蚁群般人潮涌

向此城。

也先高大身材仍像座山般缓缓移前，静默中带着沉闷马蹄声渐渐逼近。

金光闪照之下，仍可见着那辆金碧辉煌之马车。也先仍未虐待祁镇。

幡旗飘飞宛若张牙舞爪之天龙，像要吞噬大军般啸起墙头四周，退色的古城宛若即将清醒之巨狮，沉猛雌伏蹲踞，随时都可能跃醒而扑敌。

卫兵已吹起一串串扣人心弦、勾人魂之号角，幽冥鬼嚎般传送天地，悚然气息撩得全身发冷，毛孔收缩。

也先仍然一步步走近，其左右四大战将更无惧阴气，时而狂妄冷笑。

抵达城前不到百丈，铁神已吼道：“刘安！识相点就拿金银财宝来交换英宗！否则本将军可要把他斩首示众了！”

城头刘安冷笑：“在未见着皇上之前，本将拒绝谈判！”

也先闻言，示意手下打开马车，祁镇和喜宁已步出车外，虽觉憔悴，但不致于元气尽失，只是眉宇间充满愁怅而已。

祁镇道：“刘总兵你就答应他的要求吧！朕不愿再过此种生活！”

刘安道：“皇上请放心，末将一定照办！”

也先颇感意外：“你已将金帛准备妥善？”

刘安道：“不错，正等你来拿！”

也先疑心地往四周瞧去，看不出有一丝征兆，遂道：“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决不使诈！”

刘安道：“希望你也能守信才好！”

也先道：“本王一向一言九鼎！快运出金帛吧！你心情好，你的主人可不耐烦了！”

刘安向祁镇拱手：“皇上请稍候，末将这就接您回来！”

说着他已领着数名威武战士走下城头，准备以金帛交换皇上。

也先此时亦瞟出眼神，要其手下四大战将小心防范，以防有变。

全场鸦雀无声，只有风吹旗动，啪啪声响扣紧心弦，似在迎接犀利一战之前刻。绷紧的神经、绷紧的肌肉、绷紧的脸容，随时都会随着来自不知名地方的怒吼而奔泄。

城门已开，刘安押着十口大黑箱，宛若棺材般缓缓行前。捏紧的刀、拉紧的缰绳，似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
双方距离十丈左右，刘安已停下，冷道：“快把皇上送过来！”

也先黠笑一声：“我要先点清箱中是何物？”

刘安道：“你可以派人过来！”

也先颌首，随即派铁神过去清点十口大箱。

箱盖掀开，金银珠宝琳琅满目，瞧得铁神为之愕然，随后已走回也先身边，告知结果。

也先闻言已昂头哈哈大笑：“手下败将也想与我交易？哈哈……”

刘安急道：“也先你想反悔诺言？”

“本王只知强者为王，弱者为寇！”也先右手一挥，“上！”

数十骑已冲向十口巨箱。

刘安也不落后，大喝一声“冲”，大军已舍金银而冲往祁镇马车。

也先狂笑不已，朝一大把胡子之金神，喝道：“哈次快引走马车！”

金神二话不说，已奔马带动马车往左侧冲去。

祁镇更急，不顾一切已跳下马车，滚落地面，连滚带爬往刘安方向爬去，急叫：“刘将军——朕在此——”

也先见状亦感急切，马上纵马掠向祁镇，想抄他上马。

蓦然一声尖啸，震得群马惊惶悲嘶，也先差点被摔下马来。直觉反应：“杨小邪？”

头颅方往左后方发声处瞧去，小邪那把长刀已斩下七颗头颅，势如破竹地往此冲来。

也先顾不得再战，急忙喝道：“有埋伏！快撤——”

话声未完，已策马窜入前方军队中，想利用部下来掩饰自己行踪。

右边亦杀出郭登，相准准地直冲祁镇，一把长枪刺杀十数名蕃兵，已冲到祁镇身前，急道：“皇上快上马！”反手一抄，已抓住祁镇扣上马前鞍，复往退路冲去。

阿三、阿四两人被乱兵搞得眼花缭乱，一时也不知该轰向何方，心头直叫惨。再不轰！此次错误可就不能原谅了，炮口直转，就是找不到目标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
小邪见郭登已救着祁镇，心头比阿三更急，恨不得咬两人一口，不得已只好立在马背，长刀猛挥：“搞什么？还不快轰——”

阿四终于见着目标，急叫：“快！乱轰！有轰总比没轰好！”说话间已连轰三炮，全然朝瓦剌军轰去。

小邪没办法，折断一小节刀柄已打向郭登马前腿。怒喝几声，已杀往蕃兵，往炮弹落点处撞去。

郭登不知小邪偷袭，马腿被砸，一个不稳已往前栽。他与祁镇霎时跌下马鞍，四周蕃兵又已罩上。

此时萧无痕已冲至，急道：“皇上快上马！”双手又将祁镇拉上马背，准备杀敌冲出重围。一剑劈死三名蕃兵，却无法越

雷池一步，急得又叫，“小邪帮主快过来——皇上在此——”

小邪充耳未闻，赶忙往敌军撞去，果然被火炮轰下马来，抓过长刀仍然猛砍敌人，并大吼：“也先大裸呆——有胆别逃——”

他有意让也先知道他已经落马，然后掉过头来拦截祁镇。

果然也先闻声，军心大定，暗自黠笑：“天助我也！”马上调马喝道，“冲！把英宗再夺回来！”

霎时大军全然调头，江河溃堤般涌向了萧无痕。

也先一马冲前，长剑不劈人而斩马腿，剑影一闪，马前蹄已断，哀嘶切叫，连人带马已往前滚，萧无痕和祁镇亦双双落地。

也先哈哈奸笑，巨掌一探，猛抓起祁镇，调马回头已下令撤军。

祁镇已急出眼泪，任他如何挣扎仍挣不脱也先强而有力之手臂，只得乖乖地再跟他回去当俘虏了。

小邪见状，一颗心才定下来，赶忙抢过一匹战马，追掠而去，溜着敌军尾巴，宰杀几人以泄“心头之恨”。

不到盞茶功夫，也先部队已奔出五里开外，小邪方自怒意冲冲而又甚为失望地策马回头。

映着一片血红夕阳，滚滚沙尘埋藏了无数军队，铁蹄奔扬，鼓尽了战胜者之骄傲，却添足了战败者之绝望与感伤！

望着满身血红斑纹掺揉污泥几乎无一净处的小邪，众人说不出怅然，又怎会想到这全是小邪一手所造成？

敌军已走远，十箱金帛也已被拿走，祁镇仍在也先手中，这一战除了宰杀几名蕃兵外，可说一败涂地。

小邪却不这么想，轻轻一笑：“看到没有？蕃兵被我追得很惨，这是难得的战绩！”